

开启尘封的往事

——追寻父亲沈同归国抗战的足迹

○沈 还

来伊色佳已一年矣，皓月几满，当在中秋前一二日。几时才没有灾民，几时才没有外侮，几时圆圆的月儿照着尽是快乐的人？——September 17，金，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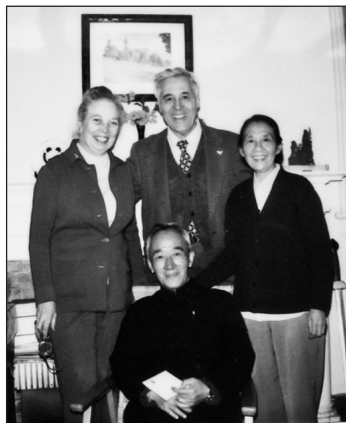
华北沦亡，淞沪抗战，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August 30，月，1937

国军仍守住吴江。祝念母亲弟妹平安。又念千万同胞已遭难，对于生命一念已由“个人生死”扩展至“民族生死”，有时念及全人类。——November 18，木，1937

以上三段文字皆摘自父亲沈同1937年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至今仍保存在康奈尔大学的Olin图书馆。

父亲沈同1929年由苏州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做助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师从生物化学教授梅乃德（L.A.Maynard），从事动物营养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父亲留学期间的后两年住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商徒生（Dwight Sanderson）家里，与他们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商徒生教授原是昆虫学家，后转攻社会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徒生教授的女儿爱丽丝（Alice）与丈夫约翰（John）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到我们家中做客，他们带来了父亲留学期间手书的一厚本英文自述材料的复印件。

近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及我们的下一代曾陆续从世界各地专程前往康奈尔大



1983年，沈同、查良铤夫妇与Sanderson教授的女儿Alice、女婿John合影于北京大学燕南园53号寓所

学的Olin图书馆，阅读并复制了部分保存在那里的父亲在留学期间的日记、信件、照片、剪报及手稿等文字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都是商徒生教授家人珍藏多年后交给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

那天接待我们的是该图书馆的馆长David W. Corson先生，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文件夹，朗读着信件，展示着照片。我们含着泪水仔细聆听着，翻看着。一篇篇日记，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剪报，一张张照片，使历史变得清晰，为我们展现了70多年前发生在一个留美中国学人身上尘封已久的往事。

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

时年25岁。父亲留学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苏州被炸”“日轰炸广东”“贼陷平望”“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中华民族一定复兴”“相信中华军人一定能驱敌出境”等字句，日记本中贴着有关中国战事报道的剪报。

父亲虽然是公费留学，但由于战事频仍，学费总不能按时收到，生活相当拮据，再将省吃俭用的学费寄回国补贴家用，更是难上加难了。

父亲在1937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钱真没有了，身上就只剩一个25分和些铜子和一个dime。早上喝一瓶牛奶，中午一个sandwich 一杯coffee。晚上不够吃晚餐了，回答着朋友说肚不舒服，买了些饼干当晚饭，还留下日充饥。”

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对亲人的挂念，身处大洋彼岸的父亲抱定了归国效力的决心。他要用所学报效祖国，他积极地为归国效力做准备。

在October 4, 1937年的一篇日记中，父亲写道：“下午4时后，Animal Nutrition Seminar, Dr. Asdell 报告返英半年中经历，谈及英国实验所工作情形。J. Hammond 之工作及其为英国战时食物计划诸端，极使我高兴，感觉我回国，正亦诸事待我去做，至少可步 J. Hammond 后尘。”

父亲1939年6月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当月就动身前往旧金山准备乘海轮回国。商徒生教授一家在父亲离开他们一天后，就提笔给父亲写信表达他们依依不舍及牵挂之情。父亲一直珍藏着两封美国来信，其中就有商徒生教授一家1939年写给他的这封信。

商徒生教授写道：……我们想让你知

道我们真的很想念你，还特别想知道你所有的旅途情况。……如果你的耳朵在发烫，你就能猜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你，而且我想在你安全到达你的目的地中国之前你的耳朵会一直发烫下去的。你成了我们在这儿的真正的朋友，而且我们和你相处得非常愉快。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在没有建立深厚交往之前是很难了解对方的，我们知道你是你们同胞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然而正是因为对你的了解，我们才会对所有的中国人始终充满友好的感情。

商徒生教授夫人在信中写道：刚过去一天，亲爱的同……我一直在想着你……我知道你的祖国需要你，你也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回报它。你有勇气、忠诚，你有能力也愿意为国家效力。

孩子，让爱与你相伴。虽然“全身心地爱”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为生活中遇到的责任和需要而献身，但是爱可以融入到生活中各个方面。盼着你的来信，我也会常给你写信。把我当作你的美国母亲吧。

作为一个居住在教授家的留美中国学生，仅仅两年多时间，父亲就与他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友谊。令我感动的是商徒生教授一家人发自内心的真挚语言，是父亲对自己国家的忠诚，父亲的责任感，父亲的善良、真诚、乐观、勤奋深深打动了他们，进而影响到他们看待中国人的目光，并因此对中国人充满友好的感情。

1939年8月父亲归国途经香港时，收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来电，获悉在昆明和贵州有一些工作在等着他。父亲又辗转海防，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清华的生理研究所，父亲见到汤佩松教授，了解到当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急需派他到

□ 名师轶事

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营养指导员，开展前线士兵营养状况的调查与改良工作。到了救护总队，总队队长林可胜教授推荐父亲做英庚款资助下的营养学相关研究并同时进行难民和士兵的营养调查，他问父亲能否上前线去，父亲没有犹豫，立即承担下来。他深知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生理学和营养学的基础，对医学、农学以及地理环境、社会知识都要有所了解，他做了细致准备，在制定了详尽的调查方案后偕同几名联大毕业生奔赴抗日前线。

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父亲写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里就有如下描述：

“明天一早，我和三名营养队的大学生就要踏上无路的征程奔赴湖南前线。我们预计工作到6月底。虽然信件走得很慢，但是我会坚持给你们写信的，不论信写得潦草或是简短，我都会写的。……我们会到前沿阵地的部队工作，所以我不可能考虑是否危险了。不过我会加小心，可以避免的和没必要的危险事情不会去做。你还是可以把信寄到清华大学。”

父亲在1940年3月22日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中画了一张简图，标明了他已经走过的和将要走的路线（纽约—伊色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昆明—贵阳—衡阳—长沙—重庆）。父亲有的信中描述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用画笔勾勒出贵州山民跳芦笙舞的情景，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充满情趣，有的信中还夹着战地采集的野花。

令我感动的是，父亲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高兴那么快就确定了我的工作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在生活上我确实还很艰难，因为直到1940年3月我才领到薪水，那之前多亏了周围朋友们的帮助。”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为确立了工

作方向而欢欣且全力以赴，绝不会因为待遇问题而有丝毫懈怠。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父亲一直与康奈尔的师友保持联系。康奈尔的中国留学生及父亲的老师们从他的来信中获知，由于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摄取严重不足，许多中国士兵体质虚弱并患有一系列疾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及生物系的教授们纷纷募捐了当时产量低、价格昂贵的结晶维生素，并准备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对父亲的工作提供帮助。

父亲他们冒着日机空袭的危险，辗转在战火纷飞的湘赣黔抗日前线进行营养调查，写出营养调查报告并打印成册，得到林可胜教授的鼓励。在此调查报告基础上，父亲撰写的相关论文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Science*（1943年98卷）上。

1940年8月父亲回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进行生理生化实验研究，培养研究生。

在《李约瑟游记》80页有一段话：“有一个由精力过人的沈同博士领导下的营养学实验室，他们刚发现了一种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的新来源，也许是已知最丰富的宜橄（也译作：余甘），它常常被描述为中国橄榄，但实际是大戟属植物。”

利用这一颗颗余甘，父亲的实验室成功试制了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的维生素C的制剂。父亲在1944年5月14日给商徒生教授的信写道：“这一学期在我的土实验室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维生素C的研究，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余甘生产维生素C制剂了。”

父亲在他的《追求真理，乐于教学》一文中对西南联大时的工作情形做过描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南区的实验室是泥地面、土墙和洋铁皮屋顶。物质条件艰



沈同在西南联大

苦，还时有日机来袭的警报。尽管如此，凭着青年人的求知热忱，我们不但做了许多工作，还得到了热忱的外来资助。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了解我们的研究课题，及时提供文献资料和实验药品等；又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许多师友，集资购置各类结晶维生素，装成一木箱，登报征求来华医生带来，并寄来热忱鼓励的签名信。我们这个土实验室吸引了来自浙江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的毕业生，以及华中大学和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同学。……我们在40年代完成了多篇营养、生理、生化方面的论文，均发表在英、美的某些学术期刊上。”

父亲将1940年12月康奈尔师友捐赠维生素的签名信一直珍藏着，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同：

我们想告诉你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你在康奈尔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念你并希望你的工作马到成功。虽然在你的信里对你自己取得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在为改善你们国家人民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而在努力 working。我们准备寄给你一些浓缩维生素以帮助你的研究工作。就大量的需求而言，虽然这点维生

素微不足道，但是一想到有可能因为这点维生素而拯救几条生命，特别是有可能对你的工作是一种鼓舞的时候，我们因此都会很高兴。这么想来让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看到了些许的光明，否则就只有战火纷飞给世界带来的黑暗了。我们经常想起你。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及新一年最好的祝福。

领衔签名的就是父亲的导师梅乃德教授（L. A. Maynard）夫妇、还有S. A. Asdell 教授夫妇、C. M. McCay 教授夫妇、商徒生教授夫妇等四十几位康奈尔的师生及在康奈尔的所有中国学生。

在康奈尔大学 Olin 图书馆保存的资料中，关于康奈尔师生赠送实验用维生素的相关报道是这样说的：“购买维生素晶体的经费源于由中国学生、研究生和营养系教职员发起的筹款基金。这批维生素晶体会被送往沈同博士的实验室。”

另一篇关于捐赠中国的维生素已安全抵达的报道中说：“这是1940年12月送给沈博士的圣诞礼物，可以放2磅糖果大小的盒子，内装的维生素足够16人一年试验之用。一个两盎司瓶装的维生素可满足一个男性一年的需要。

这个包裹是通过在纽约的中国人救援机构转递的，来自昆明清华大学的感谢信的日期是1942年3月3日。”

有一篇更加详细的报道说：“1940年为帮助39级博士沈同在中国昆明清华大学进行的改善军人营养的研究工作，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维生素晶体包裹辗转滇缅公路，现在终于送到昆明。”

报道中还特别转载了1942年3月3日沈同在收到礼物后给动物营养教授克莱夫·麦凯先生（C.M.McCay）发来的感谢信：

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Basil Wang的

□ 名师轶事

热心帮助下，我收到了装有维生素晶体的包裹，包裹完好无缺。王大夫是我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结识的朋友，他是一名在英国培训过的外科大夫。他是沿着滇缅公路把包裹带到昆明的。听说护送他的一辆卡车在路上不幸遇到车祸，卡车完全报废了。

我迫不及待要告诉你当我终于收到来自康奈尔的礼物时我是多么高兴。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可惜的是在去年夏天去贵阳的时候没有收到，我原想带上这些维生素解决战士们因饮食不当引起的痢疾，这件事我在去年夏天在给梅乃德教授的信中提及过。现在我终于收到了这些维生素，另外还高兴地发现这些维生素结晶里除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外还有许多B族维生素，这对研究中国军队营养问题特别重要。在包裹到达之前收到的关于维生素的刊物也非常有用。

对我来说，这包维生素对我的工作不仅帮助很大、是实质性的鼓励，而且也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同情。邪恶的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占领中国的！

父亲沈同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那里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父亲7岁时我的祖父故世。但是祖父对父亲的熏陶却极为深远。祖父沈叔明，辛亥革命时改名沈天民。他是有革新思想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生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热衷新潮办学，在民国初期创办吴江第一所小学，任校长，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祖父在课堂上讲戚继光的爱国故事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4岁起就跟着祖父学写大字和作文，6岁那年在一次家长会上当场研墨，提笔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祖父有许多藏书，包括经史子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手抄



1946年，沈同（中）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次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兼任协和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并在北京农学院讲授生物化学和营养学

了许多书籍。晚上常有人提了灯笼来祖父书室读夜书。祖父故世后，父亲常自学祖父遗留的书籍。

父亲二十岁在清华园读书时曾在自己少年照片上题书言志：“……愿今后：拓吾心胸，健吾体魄，庶几学术素志得所伸。”

父亲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学术素志，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在面临责任的担当还是个人的发展这一抉择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他要用他的所学报效祖国而且义无反顾。回国后他又是根据需要，毅然决然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在西南联大时期，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父亲和他所在的实验室不但做出了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工作，还为培养中国自己的研究生尽心尽力。

父亲像他那一代的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深受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得到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滋养。他们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一代人。父亲既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思想

的影响，而又兼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态度；在融汇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创新意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人性平等博爱的观念以后，他的眼界更高，心胸更加开阔。

父亲对我们子女从来没有说教，而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在以往我们看到的父亲留下的文字中，他对自己的经历总是简洁的几笔，点到而已。阅读康奈尔图书馆珍藏的一篇篇史料，使青年时代的父亲鲜活立体起来，一篇篇史料折射

出父亲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整理史料过程中，我一遍遍地被感动。

我们由衷感谢商徒生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爱丽丝整理珍藏我父亲沈同的资料，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对存档资料的专业细致的管理。他们对友谊的珍重，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他们对创造历史的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前往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继续品读历史，品读父亲的人生。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写给杨绛姐

○吴学昭

杨绛姐：您好！

时光飞驰，不觉您已走了四年了，您和钱先生、钱瑗都挺好吧，非常想念。

一直想给您写信，汇报一下我们对您遗物处理的情况，苦于没有邮址，无法投寄。谨试借您一向喜读的《笔会》的一角刊出，但愿您能见着，也让关心您的读者得知一些信息。

在您浴火重生的第五天，也就是2016年6月1日，我和您的另一位遗嘱执行人周晓红，还有您母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她真不愧您所称的“知心娘家人”，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派来的两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助手：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池净和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刘立新，进驻您南沙沟的寓所，按照您的嘱咐，清点处理您的遗物。这以前，自您2016年元月底住院，家里一切都由阿姨小吴夫妇在料理。

我们从小吴那里接收了您的存折、存单，按您的遗嘱悉数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



杨绛（右）与“好读书”获奖学生谈钱先生批注的大辞典

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其后所收单位发给的丧葬费、抚恤费等，也一并捐赠“好读书奖学金”基金。

考虑到您家三十年不曾装修，门窗老旧，珍贵文物留置无人看守的家中，安全没有保障，我们尽量抓紧时间，加快清点处理，有时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幸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二部和清华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同志的积极配合，不辞辛劳，与我